



窮理致知

## 司馬光善用譬喻

### ● 施寬文\*

譬喻之運用，以其能讓深奧的道理淺顯化、讓抽象的概念具體化，因此很早即見諸典籍之中，如儒家尊為五經之首的《易經》，宗教典籍如《聖經》與佛經，以及戰國諸子之著作，常有眾多的巧譬妙喻，藉以循循善誘，也以之引人入勝，避免枯燥、乏味。所以欲生動、深入淺出的講道說理，較好的方法即是善用譬喻。

《文心雕龍·比興》論譬喻云：「比者，附也。……附理者，切類以指事。」又云：「何謂為比？蓋寫物以附意，揚言以切事者也」、「夫比之為義，取類不常：或喻於聲，或方於貌，或擬於心，或譬於事。」說明譬喻即是藉由比附事理——用事物做比方——以求能明白而確切的說明道理，而在運用作比方之事物上，未有一定之例，講求靈活運用。因此，使用譬喻並不難，難在「運用之妙」，能夠切合所欲說明之道理、人情事理。

司馬光因其北宋名臣之身分，與《資治通鑑》的成就，一向以政治家、史學家的身分為人所熟知。又因其本人並不重視文學，除了在《資治通鑑》中因為南朝宋文帝開立儒、史、玄、文四館，而批評云：「史者儒之一端，文者儒之餘事；至於老、莊虛無，固非所以為教也。夫學者所以求道；天下無二道，安有四學哉！」（卷 123）不認為文藝能獨立為學之外，其文集中也常見不善文辭、輕視文辭之論，隨摭數例，如作於仁宗嘉佑七年的〈辭知制誥第一狀〉云：「章句之學，粗嘗從師，至於文辭，實為鄙野。」〈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誥啟〉云：「好史學，多編輯舊事，此其所長也。至於屬

\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

文，則性分素薄，尤懶為之。」英宗治平初年，其〈答孔文仲司戶書〉云：「孔子曰：『辭達而已矣』，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，無事於華藻宏辭也。」<sup>1</sup>頗不以文藝求美為然。然而，司馬光並非沒有文藝的才能，蘇軾曾憶述治平四年，神宗初即位時：「首推公為翰林學士，公力辭，不許。上面諭公：『古之君子，或學而不文，或文而不學。惟董仲舒、揚雄兼之。卿有文學，何辭為？』」（〈司馬溫公行狀〉）可見司馬光自謂「至於文辭，實為鄙野」，當是自謙之辭。司馬光所編纂的《資治通鑑》除了具有史學價值之外，亦具文學價值，論者方之以影響中國文學甚巨之史著《史記》、《左傳》，云：「《資治通鑑》與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一樣，歷來被公認為語言生動、修辭優美的史傳文學作品。」（周國林主編：《中國歷史文選》）《通鑑》於文字修辭方面之剪裁陶鑄、明白曉暢；於敘事方面之條理井井、詳而不蕪，等等，稱者夥矣。茲略論司馬光之巧譬妙喻，僅隅舉《通鑑》與文集數篇為例說明之，嘗鼎一臠、窺豹一斑，蓋亦足以見其大略。

司馬光極為重視人才，惟人之材性知能各有所偏，難能十全，司馬光於此主張重德而輕才。《通鑑》與文集皆有論才德之專篇，《通鑑》卷一在論斷「才者，德之資也；德者，才之帥也」之後，取譬以明之：「雲夢之竹，天下之勁也，然而不矯揉，不羽括，則不能以入堅；棠溪之金，天下之利也，然而不熔範，不砥礪，則不能以擊強。」以勁竹、利金喻人之聰明賦材，而以能矯揉羽括、熔範砥礪者為其「帥」，用以說明有才者僅能為有德者之弼佐（「德之資」）。而如果無法取用才德兼備者，司馬光以為與其將權位賦予有才而無德的「小人」，不如給才德俱無的「愚人」，因為「愚者雖欲為不善，智不能周，力不能勝，譬之乳狗搏人，人得而制之。小人智足以遂其奸，勇足以決其暴，是虎而翼者也。」「用愚」之說雖然不易令人苟同，而其取譬則能使人明白其「兩害相權取其輕」之用意，蓋高才偉智而心性奸邪者已如猛虎，若再獲得大權高位則不啻添翼，為害深遠且難以制裁，至於沒有才智的愚人，即使為惡也很容易被制服。重德輕才之論亦見諸文集中的〈才德論〉，惟文末強調二者的相輔相成，也強調二者在體用、主次上的關係，主張人君應該善加運用，則國家方可長治久安。司馬光云：「德者，掌也；才者，指也，掌亡則指不可用矣。是故民者，田也；國者，苗也；才

<sup>1</sup> 繫年係據李之亮：《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9）。

，耒耜也；德，膏澤也。進取不以才，猶無耒耜而耕也，雖勤灌溉，不能生矣。守成不以德，猶既種而無膏澤也，苗槁無日矣。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，而封殖其國，又引膏澤以溉之，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蓂茂，故子孫謹守其畔，獲而食之而已，復何為哉？」文中以耕殖田苗譬喻國家的治理，而以耒耜喻有才者，以膏澤喻有德者，欲田苗繁榮必須耒耜工具之耕種與膏澤之灌溉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惟二者雖皆人主安治天下之輔弼，然而，文中先以「掌」、「指」對舉，用以譬喻「德」、「才」之關係，其後又指出「膏澤灌溉」（「有德者」）才能使「本根深固而枝葉蓂茂」，則二者孰輕孰重，實不言而喻。

司馬光一向強調「仁、明、武」為「人君之德」，在〈知人論〉中以舜為例說明人君「明」德之重要，指出舜在各種專才上並不如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垂、益、伯夷、夔八人，但卻能安治天下，因為「明此八者之本，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，舜也。譬如車之有轂，宮之有棟，人之有心，此群聖所以為之役而歸之功也。」此以車轂、棟樑喻賢才，即八臣；以善知器用者喻有知人之明的君主，即舜，其譬喻可謂簡單明白。至於〈功名論〉似論人臣之功名成就，實論人君之「明」，司馬光云：「自古人臣有功者，誰哉？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，其有功者，皆君之功也。何以言之？夫地有草木，天不雨露之，則不能以生；月有光華，日不照望之，則不能以明；臣有事業，君不信任之，則不能以成。此自然之道也。……駕車者既服騏驥矣，又以駑馬參之，欲其並驅而前，不可得也；藝田者既樹嘉穀矣，又以稂莠雜之，欲其滋生而茂，不可得也；為國者既置賢才矣，又以小人間之，欲其並立而治，不可得也。」先以草木之生、月之光華有賴於天雨、日照為喻，說明人臣之有功，端賴人君之信用；其後又以駕車、藝田為喻，指出駑馬間騏驥、稂莠雜嘉穀，勢必不能馳驅、滋茂，以其妨害之故，末後則點明人君既託政賢才，若缺明人之智，又兼用小人，則國政不可能安治，其所論事理以巧譬之故，自然明暢。

此外，如〈致知在格物論〉以「逐獸者不見泰山，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」譬喻人被物欲所蒙蔽，又以「水誠清矣，泥沙汨之，則俛而不見其影；燭誠明矣，舉掌翳之，則咫尺不辨人眉目」譬喻人智、人心之為富貴或貧賤所濁亂、障蔽；〈善惡混辯〉則「譬之於田，稻粱藜莠，相與滋生，善治田者，耘其藜莠而養其稻粱，不善治田者反



之。善治性者，長其善而去其惡，不善治性者反之」，藉由治田耘草之喻，以說明教化、學習對於人性長善去惡之必要，皆可謂善於設喻以助說理。

劉勰《文心雕龍·諸子》云「韓非著博喻之富」，肯定其人善於多舉事例為喻以明事理。哲理文、議論文之寫作、閱讀，需要知性思辨，不似抒情美文之感性，容易令人目眩神迷、神怡心醉。善用博喻則能藉由多方譬喻以說明道理、事理，不僅有益於論說時之行文氣勢，也有助於讀者思考，可以使人印象深刻。司馬光雖不以感性美文見知於文學史冊，然而，其巧用博喻設譬以明道理、事理，固亦神宗所稱有文有學的「文學」之士。

